

# Globethics Repository

The logo for Globethics, featuring the word "Globethics" in white, sans-serif font centered within a solid blue rectangular background.

## The Narratives of “Faith Development” : A Case Study on the Christian Students from the Middle Schools of Fujian Province, China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WANG, Zhixi
Publisher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Chung Chi College
Rights	Christian Study Centre on Chinese Religion and Culture, Chung Chi College, Shatin, Hong Kong
Download date	2026-06-11 11:49:36
Link to Item	<a href="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775">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775</a>

The Narratives of “Faith Development”:  
A Case Study on the Christian Students from  
the Middle Schools of Fujian Province, China  
「信仰成長」的敘事  
中國福建省基督徒中學生的個案研究

WANG ZHIXI

王志希

*Abstract*

The middle school period is seen as one when a child goes into adolescence; and during that stage, an adolescent tends to become psychologically rebellious against adul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t is noteworthy to understand how the religious faith of adolescents is shaped. Basing on the “faith development” theory proposed by James Fowler, Professor of Theology and Human Development at Emory University, the present paper takes as a case study the interview materials of nine middle school Christian students from three Protestant churches in City A and B along the coast of Fujian Province, China. These materials are analyzed, focusing on two central elements, that is, 1)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2) religious

---

WANG Zhixi 王志希 is a Ph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ultural and Religious Studies,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兩位匿名審稿人為拙作提供寶貴的修改意見，在此謹致謝忱。當然，文責自負。

symbols (rituals), which constitute the “faith development” narratives of these Christian students.

Key Words: faith development, Christian students from middle school, Fujian Province

中學階段通常被視為一個孩童成長為青少年的時期，也被認為屬於青少年容易叛逆的時期。從「宗教教育」的角度而言，這個階段的青少年的宗教信仰如何被塑造，是個值得關注的議題。本文選取中國福建省沿海 A 市與 B 市三個基督教會的九名基督徒中學生為案例，根據埃莫瑞大學的「神學與人類發展」教授法勒的「信仰成長」理論所提供的問卷，訪談這九名基督徒中學生；並且以「信仰成長」理論分析訪談資料，尤其集中討論這些基督徒中學生的「信仰成長」敘事的兩個核心要素：人際關係以及宗教象徵（儀式）。

關鍵字：信仰成長，基督徒中學生，福建省

## 一、導論

中學階段通常是孩童成長為青少年的過渡時期，也是青少年容易叛逆的時期。那麼，從「宗教教育」的角度而言，這個階段的青少年，他們的宗教信仰如何被塑造，便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議題。本文以個案研究的方法，選取中國福建省沿海 A 市與 B 市三個基督教會（專指基督新教）的九名基督徒中學生為案例，根據埃莫瑞大學(Emory University)的「神學與人類發展」教授馮勒(James Fowler)的「信仰成長」(Faith Development)理論所提供的問卷，訪談這九名基督徒中學生；並且從「信仰成長」理論的角度，對訪談結果作出詮釋。筆者的核心研究問題是：基督徒中學生的「信仰成長」如何被塑造？具體而言，究竟有哪些核心要素，架構起基督徒中學生的「信仰成長」敘事？本文首先討論馮勒的「信仰成長」理論，繼而以此作為基礎，對訪談內容作出細緻分析與詮釋。

## 二、馮勒的「信仰成長」理論

### 1. 信仰、宗教與信條

馮勒的「信仰成長」理論，從重塑「信仰」(faith) 概念出發，並以之為核心。馮勒對於「信仰」的理解，根基是將「信仰」與「宗教」(religion)、「信條」(belief) 這兩個概念作區分。<sup>1</sup>

在馮勒的理論中，一方面，「信仰」不等於「宗教」。馮勒指出，「信仰的內容或語境不總是與宗教有關。認真地問自己這些問題〔即與信仰有關的問題〕，未必非要得到宗教委身或宗教信仰的答案不可」。<sup>2</sup> 因此，有學者指出，「有宗教興趣的人自然會假設該書〔即馮勒的成名著作《信仰的階段》〕談論的是宗教信仰，然而馮勒很小心地排除了這種詮釋」；換言之，馮勒所討論的是比「宗教信仰」概念外延更大的「人類信仰」。<sup>3</sup> 馮勒跟隨比較宗教學家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的思考，認為「信仰」比「宗教」更深刻、亦更個人化：「超驗價值與超驗能力透過層累傳統的各種形式而被感知、被理解；信仰就是個人或群體回應這些超驗價值與超驗能力的方式。」<sup>4</sup> 在此，馮勒將「信仰」和「宗教」這兩

<sup>1</sup> 透過田立克(Paul Tillich)與尼布爾(H. Richard Niebuhr)的著作，馮勒擴大了對於「信仰」一詞的理解。參 James W. Fowler, *Stages of Faith: The Psych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the Quest for Meaning*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1), 9.

<sup>2</sup> 同上，4。馮勒提到，他在哈佛大學的一位老師、比較宗教學者史密斯(Wilfred Cantwell Smith)對「信仰」與「宗教」作出了區分。史密斯在著作《宗教的意義與終結》(*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中指出，諸宗教是「層累傳統」(cumulative traditions)，而某個「層累傳統」則是古人對於「信仰」的不同表達。參同上，9。亦參 Wilfred Cantwell Smith, *The Meaning and End of Relig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1991), Chapter 6, “The Cumulative Tradition” and Chapter 7, “Faith.”

<sup>3</sup> C. Ellis Nelson, “Does Faith Develop? An Evaluation of Fowler’s Position,” in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Faith Development: A Reader*, eds. Jeff Astley and Leslie J. Francis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2), 63. 但是，二者亦非全然無關，原因在於，「當層累傳統〔即所謂『宗教』〕的內容被證明能夠喚醒並塑造新一代人的信仰時，傳統就獲得了選擇性的更新」。參 Fowler, *Stages of Faith*, 10.

<sup>4</sup> Fowler, *Stages of Faith*, 9.

個概念適度分離，目標是在「信仰成長」理論中建立宗教信徒與非宗教信徒之間的「接觸點」(point of contact)，免得好像在「宗教」之外，就再不必討論「信仰」。

另一方面，「信仰」不等於「信條」。對於馮勒而言，「信條」是「一些觀念的集合」，即「人努力將對超驗世界的經驗以及與超驗世界的關係，翻譯成概念或命題」；「信條」常常表現出一種靜態、不變的特徵，是「命題式的」(propositional)。但是，「信仰」則是「一種信任關係、一種忠誠關係，即信任並忠誠於超驗世界」。<sup>5</sup>「信仰」包括了認知(knowing)，但是信仰更需要進一步引申為生活方式和行為方式(being and doing)。「信仰」是動態的，不是靜態的。相較而言，「信仰」並非停留於認知層面的靜態觀念，而是一個更動態的概念。<sup>6</sup>吳梓明教授在〈從西方教育及心理學理論看品格塑造與培育〉一文中也提到馮勒理論中這兩個概念的分別：「信仰也是一種委身。換言之，馮氏所理解的信仰，並不是一些死板的信條或靜止的信念，卻是關乎整個人，包括生命的每一個部分，是活生生的信仰。」<sup>7</sup>因此，「信仰」會變化和發展。

## 2. 信仰、關係與象徵

以上作了「信仰」與兩個相近似概念的區分，回答了「信仰不是甚麼」的問題。那麼，「信仰」概念在馮勒的著作中，又「是甚麼」呢？在此值得提出的是馮勒的「信仰成長」理論中的兩個核心面向，即「作為關係式的信仰」(faith as relational)與「作為想像的信仰」(faith as imagination)。

首先，「信仰」的核心內涵即它是「關係式的」。換言之，「信仰」與「關係」(relationship)密不可分。馮勒在此引用對其影響甚深的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的表述：「信仰就是至終影響

---

<sup>5</sup> 同上，11。

<sup>6</sup> 同上。

<sup>7</sup> 吳梓明：〈從西方教育及心理學理論看品格塑造與培育〉，《山道期刊》1.1 (1998): 62。

我們的那個關係。」<sup>8</sup>「信仰」絕非靜態的「信條」，而是動態的「關係」（馮勒強調，信仰應當是一個「動詞」）。「信仰」總發生在自我與他者的互動關係中，而不是一個私有化、個人主義式的論題；信仰表達的中心是一個共同體(community)。<sup>9</sup>在「信仰成長」之中，總是必須有他者的存在。甚至可以說，「信仰」的「關係式」性質，是馮勒「信仰成長」理論的基石。我們在下一章分析訪談內容時便會發現，幾乎所有關於「信仰成長」的重要內容，都與這一性質相關聯。<sup>10</sup>

其次，「信仰」的另一內涵是它具有「想像」的特性。在此，馮勒的意思是，信仰的架構與人所接觸到的「意象」(image)大有關係。<sup>11</sup>無論如何，「信仰」多少都連接着個人關於「某個終極處境的有意識的意象」。<sup>12</sup>而此種「意象」或「想像」，在信仰實踐中，多是藉着隱喻、象徵與儀式表達出來。在下文中，我們也可以明顯看出馮勒指出的這一面向。

在以上討論「信仰」概念的基礎上，馮勒構建出「信仰成長」理論。<sup>13</sup>同時，馮勒亦藉助「發展心理學」的研究成果，<sup>14</sup>發展出了「信仰成長」的六個階段。其中與本文關係密切的第三階

---

<sup>8</sup> Fowler, *Stages of Faith*, 18.

<sup>9</sup> Dennis Dirks, “Faith Development,” in *Introducing Christian Education: Foundations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ed. Michael J. Anthony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01), 84.

<sup>10</sup> 有學者讚賞馮勒的「信仰成長」理論，認為馮勒所強調「信仰」的「關係式」面向，抓住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信仰要在共同體中追尋。參同上，87。

<sup>11</sup> 馮勒指出，「實際上我們所有的認識都從圖像開始，而且我們所認識的大多數東西都以圖像的方式儲存起來。因此，童年時關於信仰的圖像，在一個人的一生之中都有着永久和持續的影響」。參同上，84。

<sup>12</sup> Fowler, *Stages of Faith*, 92.

<sup>13</sup> Dirks, “Faith Development,” 83.

<sup>14</sup> 馮勒所倚重的「發展心理學」成果，包括皮亞傑(Jean Piaget)的認知發展理論、寇博(Lawrence Kohlberg)的認知—結構式道德發展理論，以及埃里克森(Erik Erikson)的心理—社會的發展理論。

段「綜合—傳統的信仰」(Synthetic-Conventional Faith, 12–22 歲)，將在下一章結合訪談內容，交叉闡述。<sup>15</sup>

### 三、開放式訪談及其詮釋

#### 1. 訪談概況

有學者在反思「信仰成長」的研究方法時指出，具體的受訪者所具有的錯綜複雜的特質，不僅需要有量性分析，也需要質性分析。<sup>16</sup> 本着這一思路，2013 年 2 月，筆者與其他兩位研究者組成一個小組，分別在福建兩個城市，以馮勒所提出「信仰訪談」的問卷，<sup>17</sup> 深度訪談九名受訪者。下面首先就訪談對象與訪談內容作一澄清。

其一，就訪談對象而言，本文所框定的訪談對象，是中國大陸的基督徒中學生。在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逐步細化了訪談對象：我們所訪談的九名基督徒中學生，均為福建省 A 市與 B 市三間「登記教會」的信徒；他們涵蓋了十四至十九歲共六個年齡段，性別分佈均衡，「從小就是基督徒」與「長大成為基督徒」這兩個類別的分佈也較為平均。受訪者的基本資料如下表：

---

<sup>15</sup> 不少學者揭示出馮勒的衛理宗背景，與他提出「信仰」是可以不斷成長的觀點很有關係。參 Thomas A. Dreoge, “Pastoral Counseling and Faith Development,” in Astley and Francis,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Faith Development*, 278. 亦參 Richard R. Osmer, “James W. Fowler and the Reformed Tradition: An Exercise in Theological Reflection in Religious Education,” in *ibid.*, 136; Sharon Daloz Parks, “Faith Development in a Changing World,” in *ibid.*, 101.

<sup>16</sup> Eugene J. Mischev, “Faith, Identity, and Morality in Late Adolescence,” in *ibid.*, 182.

<sup>17</sup> 這一訪談問卷是由筆者翻譯並整理。同時，我們亦准許受訪者在接受訪談的時候，溢出問題限定的內容，作題外的發揮。最後，由筆者將小組成員的訪談資料統一收集，並對於同意錄音的受訪者的稿件，作更細緻的整理。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的黃蕉風先生與林秀樂先生進行了部分訪談；此外，同樣畢業於崇基學院神學院的王磊先生與王教佺先生也對訪談資料的分析有貢獻。謹此致謝。不過，本文核心的命題與分析，均由筆者獨立作出，故文責自負。

表一：受訪者資料一覽

受訪者	城市	性別	年齡	家庭成員的宗教信仰狀況	個人皈信基督教的時間
小趙	A市	男	14	有些是基督徒，有些不是	從小
小錢	A市	女	16	基督教	從小
小孫	A市	女	15	基督教	從小
小費	A市	男	19	母親、外婆和阿姨都是基督徒；父親或許是基督徒	上初中之後
小俞	A市	男	18	外婆是基督徒，將信仰傳給母親；姐姐是基督徒；爸爸以前不是，後來成為基督徒	從小；不過，個人的轉變，在初一
小林	A市	女	17	媽媽信佛教；爸爸是名義的天主教徒	初二下學期
小宇	B市	女	14	基督教	從小
小蕾	B市	女	19	基督教	2000年信主(6歲)
小棋	B市	男	17	佛教	2006年(10歲)

注：為保護受訪者私隱，故以化名代替。

福建省的這兩個沿海城市，均較早對外開放。因此，基督教的發展也比較早。從上表可以看出，多數受訪者均非第一代基督徒。換言之，在他們的成長背景中，基督教的「色彩」比較「濃厚」，多少都有些親人是基督徒。同時，由於他們所參加的教會發展較早，因此這些教會均長期有主日學，專門以青少年為主要群體。儘管他們個人皈信基督教、開始上教會的時間不太相同，但是在接受採訪之時，他們都是各個教會主日學的成員。

其二，就訪談內容而言，馮勒所提出的關於「信仰成長」的問題分為四大部分，包括「人際關係」、「價值觀」、「宗教」以及「危機和巔峰經驗」。<sup>18</sup> 這四大部分在訪談中均有論及，不過本文將集中討論其中與「人際關係」以及「宗教儀式」有關的內容。

接下來筆者將結合「信仰成長」理論，詮釋九名受訪者的訪談內容。首先，我們要討論「人際關係」對於「信仰成長」的影響，其中包括兩部分：一為「家庭成員」與基督徒中學生「信仰成長」的關係，二為「信仰團體」與基督徒中學生「信仰成長」的關係；其次，我們再分析「宗教儀式」與「信仰成長」的關係。

## 2. 家庭成員與信仰成長

首先，我們來看「人際關係」與「信仰成長」的關聯。根據馮勒對「信仰成長」第三階段「綜合—傳統的信仰」的分析，青少年階段的一個挑戰在於「將一個人的故事、價值和信念放在一起，成為一個支持性、導向性的整體」；而此處的關鍵，即在於「人際關係」。<sup>19</sup> 在馮勒看來，「人際關係在形成信仰上發揮很大的作

---

<sup>18</sup> 人際關係的問題，主要涉及受訪者與父母的關係，受訪者與其他重要團體及成員的關係，以及人際關係上的變化。價值觀的問題，主要涉及人生意義、重要的信念、對未來的看法、如何做重大決定以及道德是否有對錯之分。宗教的問題，主要涉及人生目的、對於死亡的思考以及對於自己而言很重要的宗教象徵或儀式。危機與巔峰經驗的問題，主要涉及是否經歷過危機或苦難，以及是否經歷過恐怖或狂喜之類的體驗。參 Romney M. Moseley, David Jarvis, and James W. Fowler, "Stages of Faith," in Astley and Francis,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Faith Development*, 34-41.

<sup>19</sup> James W. Fowler, *Becoming Adult, Becoming Christian: Adult Development and Christian Faith*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84), 60. 早有研究美國青少年宗教信仰的學者亦指出，「宗教信仰與靈性實踐不僅僅是個人經驗或關涉制度的問題；它們也植根於……個人在家庭中、在學校中與朋友以及與其他成年人的人際關係中」。參 Christian Smith and Melinda Lundquist Denton, *Soul Searching: The Religious and Spiritual Lives of American Teenager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54.

用」。<sup>20</sup> 我們的受訪者主要談到了兩方面的「人際關係」，一方面是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另一方面是與信仰團體的關係。

本節討論受訪者與家庭成員的關係。我們在訪談中發現，多數的受訪者不約而同地談到自己與女性親屬的密切關係。談到母親的時候，他們表達了母親的安慰、督責、幫助與愛護。<sup>21</sup> 另外有兩名受訪者也特別談到自己的外婆如何疼愛他們。<sup>22</sup>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六名受訪者的母親均為基督徒；而在沒有談到與母親有親密關係的三名受訪者中，有兩名受訪者（小棋與小林）的母親均為佛教徒。在本次訪談的案例中，至少看到身為基督徒的女性，向下一代傳遞自己溫柔、慈愛的一面；這對於無論是承認自己從小就是基督徒、或是長大才成為基督徒的受訪者，都起到很好的榜樣作用。

的確，馮勒在「人際關係」部分所設計的問題，想要收集的一類資料就是：「在何種程度上，父母仍然對受訪者發揮着權威人物的作用？」<sup>23</sup> 由訪談所得的資料看出，母親（以及外婆或祖母）對於這批中學生「信仰成長」的塑造，起到很大的作用；至少，這些家庭成員為基督徒中學生樹立了榜樣，給予他們關愛，因此使得他們能夠持守對信仰的委身。最明顯的證據是 B 市的兩名受訪者。在問及對於現在的自己而言十分重要的人有誰，小蕾列舉了包括外婆和媽媽在內的五個人，而小棋亦指出祖母是最重要的

<sup>20</sup> Dirks, “Faith Development,” 85.

<sup>21</sup> 他們的敘事如下：「家人中，媽媽對於我而言很重要，因為失落時，給予安慰、幫助、愛護」（小趙）；「媽媽對我管教很嚴；以前對媽媽的管教很恨，現在是謝謝！因為媽媽幫助我糾正不良的行為習慣」（小錢）；「媽媽很溫柔，很細心，很愛我；我生病時，徹夜照顧我。一年前，媽媽生病；我就想，以後誰會像媽媽那樣愛我，照顧我」（小孫）；「我媽媽對我很好，從小到大一直沒有變」（小費）；「媽媽照顧我很多」（小俞）；「媽媽很好，很愛我。想起媽媽，會想到電視劇《媽媽再愛我一次》。我的媽媽很溫柔也很偉大，為了我放棄青春」（小蕾）。

<sup>22</sup> 小趙說，外婆「很好，很愛我；小時，我一哭，外婆就擔心；特別是冬天，外婆說哭了流淚會使皮膚乾裂；外婆很愛她的子孫，認為是應該的；能原諒人的錯誤，肯吃苦，看不慣人懶惰，對我很好」；小蕾說，「外婆最愛我；我的外婆很疼我，從小撫養我長大至初中，向我教導一些為人處事哲理」。

<sup>23</sup> Moseley et al., “Stages of Faith,” 37.

人。而他們之所以認為這些人重要的理由是：「因為他們愛我，在主裏或是主外都為我着想」（小蕾）；「因為我身邊的朋友、家人都很少，也很少管我、聽我說話。只有奶奶會聽我說話、管我、帶我去教會聽道、給我講聖經、教我唱詩歌」（小棋）。從中可見，母親、外婆或祖母對於受訪者的重要性，在於這些女性家人基於基督教信仰而向受訪者表達出的愛與關懷。

不過，受訪者與父親的關係對於「信仰成長」的影響亦非完全可以忽略。至少小錢談到家庭成員的時候，說「爸爸、媽媽都很好」。而更值得注意的另一個案是 A 市的小俞。小俞的外婆與母親都是基督徒，而父親原本不是基督徒，後來因為發生車禍才成為基督徒。小俞在訪談中兩次強調，父親成為基督徒之後，生命的變化非常大：「以前愛打麻將，信主之後就不打了；以前很忙碌，沒有時間照顧我，信主之後居然晚上偶爾還會找我聊天。」小俞如此強調，可見父親從非基督徒變為基督徒，令他印象深刻。而且父親信主之後生命的轉變，帶給他的是更為密切的親子關係。這一巨大變故（後來小俞談到，從那以後家庭經濟由好轉壞），對於小俞可以持守從小而來的基督教信仰，顯然頗為關鍵。

以上分析多涉及塑造「信仰成長」的要素。至於「信仰成長」的內容，與前一階段相比，這一階段的部分受訪者在「人際關係」上也有很大變化。馮勒設計的「信仰訪談」問卷中，「人際關係」是第一大類的問題，也很受馮勒所重視。這一階段的受訪者在「人際關係」上與以往相比的變化，在馮勒看來正反映了「信仰成長」的階段性差異。例如，A 市的小趙在小時候，常與外婆生活在一起，因此很依賴外婆，見不到她就不安。後來在讀小學二年級時離開外婆，與母親同住。在受訪的時候，小趙表示如今再也不會一見不到外婆就不安；這或許反映出隨着空間距離的延展和自身在各方面的成長，小趙對曾經極為依賴的家庭成員（外婆）的依賴程度逐漸減弱。此外，小趙在「信仰成長」內容上的變化，還表現在他與母親的關係。他提到自己以前常與母親吵架；但是隨着年齡增長，他再與母親吵架、尤其是頂嘴後，就會感到後悔。他漸漸在與母親相處的過程中，「糾正自己的脾氣，不要衝動」。

這種與家庭成員的關係從衝突到日漸和睦的相似變化，也體現在同時期的小錢和小林身上。小錢表示，以前自己對於母親的管教「很恨」，但是如今卻願意向母親說「謝謝」；原因在於，她在中學階段開始明白，母親的管教不是毫無緣故的，而是為了幫助她糾正不良的行為習慣。至於小林，她承認自己讀初中時處於叛逆期，因此常常與母親吵架。但是到了初二，卻有全然不同的改變。她指出這種改變的原因在於自己初二時「成為基督徒」、「有了信仰」，所以「知道不能這樣子〔即不能再與母親吵架〕」。在此，中學階段由非基督徒變成基督徒，對於小林而言是「人際關係」的分水嶺；以往與母親不和睦，到初二之後漸漸明白作為基督徒應該與母親和睦相處，這是小林「信仰成長」的重要內容。

如此，我們可以說，儘管人們對於中學生的一般印象是叛逆、反抗，不願意聽從權威；馮勒的理論也提到兒童期之後的青少年，會對父母曾經教導的「信仰、價值觀和道德觀」提出質疑，挑戰父母的權威。<sup>24</sup> 但是受訪者向我們展現的敘事，卻是那些基於基督教信仰而向後輩流露愛之行動的女性家人、以及成為基督徒之後有很大變化的父親，依然深刻地影響這些基督徒中學生的「信仰成長」。同時，一些受訪者在中學時開始認識到，自己曾經與母親吵架、不服母親的管教是不正確的行為與想法；與前一階段相比，處於中學階段的受訪者在「信仰成長」內容上最明顯的一個變化，就是與家庭成員、尤其與母親關係的改善。

### 3. 信仰團體與信仰成長

其次，我們來看受訪者與信仰團體的關係。一般而言，「孩子與年輕人過了一定的年齡，所得到的道德觀念、理想與態度，多從同齡人而來，即要麼是同學，要麼是其他同伴。」<sup>25</sup> 馮勒總結「信仰成長」第三階段「綜合—傳統的信仰」的特徵時指出，在此階段，

<sup>24</sup> 屈黎懿堅：〈教會中的青少年品格塑造與培育〉，《山道期刊》1.1 (1998): 121。

<sup>25</sup> R. M. Hare, *Essays on Religion and Education* (Oxford: Clarendon, 1992), 37.

一個人的世間經驗或許第一次真正地延伸到家庭以外。因此，當我們考慮這一階段中學生的「信仰成長」時，必須注意到，他們需要「他者的鏡子」來模仿。而這種「他者」，包括了「同齡人、宗教共同體（教會或團契）」，甚至還包括「上帝這個『決定性的他者』（decisive Other）」。<sup>26</sup>

在本文的受訪者之中，我們注意到：作為基督徒，他們的信仰團體對其「信仰成長」的塑造至關重要，而且毫不遜色於家庭成員的影響。當被問到對於現在的他們而言哪些「人際關係」很重要時，受訪者的敘述中談到了朋友，談到了家人，以及很大篇幅談到了信仰團體（教會或教會中的團契）。

其中，有一個案格外引人注目。來自 A 市、如今讀高三的小費，家中的母親、外婆和阿姨雖然都是基督徒，但是自己直到初一，都還不是基督徒。他說，他自己的人生軌跡發生轉變是在進入教會之後：

我姐、我媽和周圍的人都說，我變化最大的，就是初中到了教會之後。初二進入樂隊，與樂隊的前輩一起排練、服侍，這段時間改變非常大。從農村到了縣城，朋友圈就轉變了。

進入教會、成為基督徒，在小費的「信仰成長」敘事中，成為一個轉捩點，改變了他的整個人生軌跡。從「信仰成長」的內容而言，小費在這一階段與前一階段相比，有甚麼樣的變化呢？所謂「朋友圈」的「轉變」究竟意味着甚麼呢？原來，小費以前在農村的時候「很壞」，「經常玩啊、打啊，還抽煙、喝酒」。但是初中之後來到縣城，開始進入教會，加入教會的樂隊、並且常常與樂隊的前輩交談。這使得他完全改變了以前的「壞習慣」，不再貪玩、打架、抽煙與喝酒。信仰與環境的變化，促成了他的生活行為與習慣的轉型。同樣因為信仰團體而導致生活和個性發生變化的例子，也可見於同一間教會的小林。以前的她只和幾位要好的朋友玩，人際交往比較單一，並且對這種狀況「不太在乎」。但是在初三畢業

---

<sup>26</sup> Fowler, *Stages of Faith*, 172, 151, 154.

之後，她參加了教會的一次營會活動，因此在人際交往方面發生了很大變化。她說，與前一階段的自己相比，她開始「更願意認識原本陌生的朋友」；到高一的時候，她更是「幾乎能認出整個年段的同學」。如果說小費的「信仰成長」在於生活習慣翻天覆地的變化的話，那麼小林的「信仰成長」則在於人際交往上由封閉到開放。

讓我們仍然回到小費的「信仰成長」敘事。他的生活習慣在進入教會前後發生了這麼劇烈的變化，那麼教會這個信仰團體究竟如何具體而微地塑造他在中學階段的「信仰成長」？他如此說：

教會樂隊的弟兄姊妹以前從來不認識，進入樂隊之後才認識。因為有活動，一起排練、聚餐、禱告、分享。我和教會外面的那一撥朋友的關係是非常好的，但是和教會裏面的這些弟兄姊妹的關係與那些朋友的關係不一樣。因為〔與弟兄姊妹的關係〕勝過與朋友的關係。就是很奇妙。對，會勝過朋友，因為關係會不一樣，感覺會不一樣……覺得跟親人差不多。

這段敘述中特別的地方在於，小費將「教會外的朋友」與「教會內的朋友」作對比。小費成了基督徒後，仍然有一群中學時代要好的朋友；但是他的經歷告訴他，教會外和教會內的朋友有着微妙的區別。教會內的朋友雖然以前彼此不相識，是因着信仰才聚在一起；但宗教信仰所產生的凝結力量，卻非其他朋友的關係可比。

更特別的是，小費還有一段對信仰的反思，恰好表明基督徒中學生的「信仰成長」，未必與他（她）是否從理性上真心相信上帝之存在有關係，反而更在乎的是能否有一個團體，為中學生開放出一個「關係建立」的平台：

其實我現在認為，很多人剛信主，不一定真的感受到神的存在……包括現在的一些宅男宅女，家庭不好，心理也會不好的那些弟弟、妹妹或同齡人，本來生活很平淡，是灰色的；進入教會，一下子有這麼一個溫馨的地方，有一大群好的人，心中就會有那種感動……所以信仰一開始不是去探討是

否真的有這麼一位上帝在你旁邊，又會不會真的和你講話。剛開始不是這樣。而你有這樣的團隊和夥伴，在其中生活，去慢慢感受。遇到事情就會禱告，遇見困難就會查看聖經。到後面會發現，信仰就越來越深。有的人會退出來，有的人會進深……所以，我覺得很多人一開始進入教會，是受大團體的影響，比如樂器、話劇、朋友、講道有魅力。

甚至在訪談的最後，小費又再次談起上述對信仰的反思；這一次，他把自己也包括在那群剛開始不是因為真心信仰上帝、而是因為團體的緣故而留在教會的人之中：

就如剛剛說到的，剛開始進來教會的人，不都是因為有上帝而進來。包括我自己也是很不夠，一開始也不是因為上帝。之前我也是感覺沒有上帝。向善的道理聽了，有溫馨的環境成長，很舒服。對於信仰而來，那其實並非真正的宗教信仰。

儘管小費說自己也常對教會樂隊的弟兄姊妹說，「樂隊的朋友，不是因為玩得好才在一起，而是因為上帝的緣故」。小費心裏也明白，如果不是因為相信上帝存在而來到教會，其實並非「真正的宗教信仰」；「真正的宗教信仰」不是因為有一個「溫馨的地方，一大群好的人」，而本應該是真心相信上帝的存在。小費這一段精彩的省思，恰暗合了馮勒對第三階段「綜合—傳統的信仰」的描述：在第三階段，信仰很大程度上還是「不言而喻的」，而非「明晰的」；換言之，信仰還未成為個人「批判性反思和探索的對象」，那些所謂的宗教信念與價值都尚未「經過省察」。<sup>27</sup>

不過，反過來這也反映了信仰團體對於這一個年齡段的中學生而言，有着重大的影響。哪怕他們尚未開始反思自己的信仰，卻能因為團體的魅力，而生活在其中，以應對可能會面臨的危機與挑戰。在「綜合—傳統」這一階段中的青少年，「需要群體的接納，他們的信仰亦受到所屬群體的影響，由起初的父母、師長，進而到

---

<sup>27</sup> Fowler, *Becoming Adult, Becoming Christian*, 60–62.

同學、朋友等」。<sup>28</sup> 羅凱慈教授也曾指出，「在初中期間，朋輩的影響力很大，在很多事情的決策上、思想上，也會以教會團契團友的意見為重」。<sup>29</sup> 1999 年底在香港進行的一項青年基督徒價值觀調查亦表明，「朋輩比宣教同工更具影響力」。<sup>30</sup> 這些又可作為信仰團體與「信仰成長」之關係甚為密切的一個旁證。

#### 4. 宗教儀式與信仰成長

最後，我們考察宗教儀式（或「象徵」）對受訪者「信仰成長」的影響。受訪者最常提及的「象徵」，是洗禮與聖餐禮這兩種基督教會最常見的聖禮。

超過一半的受訪者提到聖禮對於他們的重要性。按馮勒的問卷指引，筆者在此更加關注的是訪談中「受訪者如何闡釋象徵」。<sup>31</sup> 就聖餐禮而言，有受訪者提到聖餐之所以重要，是因為「聖餐是主的肉與血」（小錢）；還有受訪者指出，「每次吃聖餐時，都很莊嚴，每次都會認罪，也求上帝指引我的道路和方向」（小費）。

就洗禮而言，受訪者的闡釋更加有趣。共有四名受訪者表明洗禮對於自己很重要，包括小費、小俞、小林與小蕾。尤其來自同一教會的小費、小俞與小林均不約而同地提到洗禮，而且他們對於洗禮的闡釋有着相似的結構。小林作為一個女生，她感覺自己初三上學期的洗禮「好像是一生嫁給耶穌」。而且洗禮對於她而言，相當於宗教人類學家所謂的一個「通過儀式」(rite of passage)，改變了她的生活實踐：「受洗前，好像還不是真正的信徒，以前不會習慣讀經；但是，受洗後，告訴自己，是一個信徒了，我是基督徒，所以一定要讀經。」這也是一種「信仰成長」內容上與前一階段相

<sup>28</sup> 區應毓等：《教育理念與基督教教育觀》（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5），197。

<sup>29</sup> 羅凱慈：〈基督教教育對我的模塑——從啟蒙到現在〉，載《提升生命素質的培育》，黃碩然編（香港：華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進會，2001），26。

<sup>30</sup> 黃成榮：〈如何使青年事工再現朝陽〉，載同上，144。

<sup>31</sup> Moseley et al., “Stages of Faith,” 39.

比的變化。至於小俞與小費兩個男生，他們闡釋洗禮也非常有趣。小俞描述說，受洗的一刻，自己的身分就變化了，「那一刻很不同」；而且「受洗之後，會覺得特別開心」。

而小費的闡釋，則更為生動：

很多人受洗後都跟我說，很奇妙，受洗那一刻很特別。十五歲的時候，別人去受洗，我說等一年吧，十六歲受洗。**但是當我看完別人受洗，真的是太後悔了……等了整整一年。**受洗的時候，很莊嚴，牧師會接手，並叫你的名字。用水在你額上畫十字架，就這一刻……怎麼說呢……沒法形容。**生理上也有變化，都會流眼淚。**

的確，有學者在詮釋馮勒的「信仰成長」理論時，也特別討論到基督教的洗禮，並指出：「洗禮是一個一生的聖禮。意思是，人的整個一生，都活在他們在洗禮時已經獲得的生命狀態之中。」<sup>32</sup> 實際上，如前一章所述，「象徵」或「儀式」對於「信仰成長」，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畢竟，看不見的信仰，總是需要藉着看得見的「象徵」和「儀式」，才能被體驗和經歷。就馮勒「信仰成長」理論的第三階段而言，「儀式特徵」便是其主要特徵。<sup>33</sup> 而本次受訪的基督徒中學生對聖餐禮和洗禮的闡釋，恰好印證了「象徵」和「儀式」對於他們的「信仰成長」，確實不可或缺。

#### 四、結論

本文借鑒馮勒的「信仰成長」理論，對福建省兩個城市的九名基督徒中學生進行開放式訪談，並嘗試分析和詮釋訪談內容。首先，在

---

<sup>32</sup> William O. Avery, "A Lutheran Examines James W. Fowler," in Astley and Francis, *Christian Perspectives on Faith Development*, 129.

<sup>33</sup> Fowler, *Stages of Faith*, 164.

馮勒的「信仰成長」理論中，「信仰」與「宗教」不同；「信仰」絕非只能在「宗教」之中來探討，卻是超越了「宗教」的具體領域。同時，「信仰」與「信條」也不同，前者不單單是靜態式的「知道」甚麼（這是「信條」），更是動態式的「如何生活」與「如何行動」。「信仰」最重要的兩個內涵是：其一，它並非個人的，而是群體的、「關係式的」；其二，它與人的「想像」、「隱喻」以及「象徵」等密不可分。

就塑造「信仰成長」的要素而言，本文分析了「人際關係」與「宗教儀式」這二者對受訪者之「信仰成長」的影響。其一，在「人際關係」方面，家庭成員與信仰團體對受訪的基督徒中學生影響頗大。一方面，我們發現，女性親屬對受訪者的影響最大，同時父親的影響力亦不可完全忽視。儘管中學階段經常被認為是青少年的叛逆期，但是多數受訪者卻傾向於接納父母所或多或少施加的信仰方面的影響；家庭成員在宗教信仰上的榜樣，有助於受訪者在所謂的叛逆期持守自己的信仰。另一方面，筆者分析了信仰團體對受訪者之「信仰成長」的影響。在中學階段，朋輩對受訪者的影響，在訪談內容中體現得頗為明顯；尤其是受訪者參加各教會的主日學而接觸到的信仰團體，使得處於「綜合—傳統」階段的受訪者，即便尚未能全然自主地對自己的信仰進行反思，但卻能因着信仰團體的緣故而堅持信仰，生活在信仰團體中，為可能遇到的信仰危機和進一步的信仰成長作好預備。

其二，在「宗教儀式」方面，基督教會傳統的聖餐禮與洗禮對「信仰成長」的影響也不容忽視。聖餐禮，為受訪者所看重，被認為是信仰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洗禮更常常成為中學階段的基督徒在其「信仰成長」中的「通過儀式」，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他們的信仰實踐。作為「象徵」的宗教儀式在基督徒中學生的「信仰成長」之旅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就「信仰成長」的內容而言，筆者着墨偏少；不過，也並非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研討。尤其是就「人際關係」與「信仰成長」的關係而言，一些受訪者表示在中學階段開始明白與母親吵架是不對的，並且體諒母親的管教是對自己有益；這種思考與「信仰成長」的前一階段很不相同。同時，也有受訪者因為中學階段進入教會或

參加教會舉辦的營會，舊的生活壞習慣得到徹底改變，封閉的人際交往變得開放。這些都是這些受訪的基督徒中學生在「信仰成長」內容上的改變。當然，「信仰成長」的內容確實仍然是本文不足之處，故有待在今後的研究中進一步探索。

以上關於「人際關係」（包括家庭成員和信仰團體）與「信仰成長」之關係的討論、以及「宗教儀式」與「信仰成長」之關係的討論，對於基督教的「宗教教育」，又有何意義？筆者在此提出兩點。其一，宗教教育者不應該將「信仰」僅僅等同於「信條」。的確，「信仰」包括了「信條」；但是，「信仰」同時又是一個「動詞」，可能會成為個人生命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因此，必須謹記，「信仰成長」涉及到布伯(Martin Buber)所說的「整個生命的聖化」，而非隔絕於日常生活；而「宗教教育」亦應該以此為重要目標。<sup>34</sup>

其二，宗教教育者面對從兒童走向成年的基督徒中學生，需要針對這一「信仰成長」階段的實況，不只是給予這些中學生一整套死板的信仰綱要（當然，這也並非完全不重要），而可以更加着重於信仰團體的建立，以及可見的宗教儀式的施行。從這兩點着手，或許更有益於中學生渡過「信仰成長」的「綜合—傳統」階段，邁向馮勒所說的「個人—反思」階段。

---

<sup>34</sup> James W. Fowler, "Faith and the Structuring of Meaning," in *Toward Moral and Religious Maturity*, eds. Christiane Brusselmans et al. (Morristown: Silver Burdett, 1980), 83.